



la mode

幸福四书之一

法国 ELLE
女性读者大奖
畅销 100 万册
精采短篇

幸福存折

Consigne Des Minutes Heureuses

冯丝瓦兹·乐菲芙 / 著

王 娉 / 译

我必须趁着幸福时光消失之前

赶紧储存下来，

因为幸福的芬芳，

有时如一阵扑鼻的

铃兰花香向我袭来，

我害怕无法及时抓住它……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幸福存折

《幸福存折》是《幸福存折》系列丛书的第100本。

作者：[美] 詹姆斯·H. 坎农

译者：[中] 王明



《幸福存折》是《幸福存折》系列丛书的第100本。

作者：[美] 詹姆斯·H. 坎农

译者：[中] 王明

《幸福存折》是《幸福存折》系列丛书的第100本。

作者：[美] 詹姆斯·H. 坎农

译者：[中] 王明

《幸福存折》是《幸福存折》系列丛书的第100本。

0543331

幸福存折

Consigne Des Minutes Heureuses

冯丝瓦兹·乐菲芙/著

王娉/译

Prune Cornet/审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存折、初识幸福滋味/(法)乐菲芙著;王媵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8

(幸福四书)

ISBN 7-5057-1725-1

I. 幸… II. ①乐…②王… III. 自传体小说-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7377 号

Copyright © for the Chinese edition: 2000 Classic Communications Co.
Simplified-Character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1 by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由台湾经典传讯文化授权

书名	幸福存折
作者	冯丝瓦兹·乐菲芙(法)
译者	王媵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运乔宏源印刷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4.5 印张 60.1 千字
版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7-1725-1/I·457
定	
地	17 号楼
邮	68676
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1-2816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幸福存折

Consigne
Des
Minutes
Heureuses



阿尔德雷的临终漫步/1

“你是幸福时光的贩卖者!”

一切皆由这句话而起。说来已是二十五年前的陈年往事了,那时我刚结识诗人作家安德烈·阿尔德雷(Andre Hardellet)……

耐心储存幸福时光/19

有一天当你决心拿出抽屉里积压了三四十年的旧照片来回顾时,你会会心一笑或强忍泪水来面对这些封尘已久的记忆、消逝无踪的人影,以及永远青春的脸庞……



艾荷明的长辫子/33

在我为小女儿编辫子的同时,我听见其他小女孩的惨叫声,这些杂乱的声音如同一层黑纱,掩盖了世上所有的天真和欢笑……

清晨的沐浴/45

一天之中的首件奇迹、头件好事就是清晨的沐浴。

让清水流过脸颊、冲洗着肩膀、驱散所有的恶梦,感觉就好像受洗似地重获新生……



一切都变了/51

当然,一切都已物换星移,自己更是首当其冲。如果说万般事物皆不如从前,这是否意味着自己所曾经拥有的天真烂漫也早已消逝无踪了……



捉弄命运一回/63

我敢说这种食物今天说什么你也不会愿意吃，连尝一口也不愿意。

想起当年才刚告别青春期的我，饥饿了又没食物可填饱肚子，只好将就这样的食物，结果居然觉得如此美味可口……

失眠后能再入睡的满足感/71

从前的人极易入眠，到哪儿都能睡：树下、石头上，甚至躺在破沙发上也行。不料现在轮到我没好日子过了，半夜里辗转反侧，以致早起疲惫不堪。在失眠的夜里，一丝一毫的烦恼皆可无限扩大……

无形的爱/77

无形的爱随侍于侧，陪我散步。很难说清何为无形的爱：它是突然转为轻抚额上的一阵风；它是为了解除人行道上的爆热而骤然降下的细雨；它是转瞬即逝的惊艳……

电视机坏了/89

电视机坏了已经三个月了。起初觉得很习惯，甚至有些愤怒，好比犯了烟瘾的人找不到烟抽。

长期观看电视让我成为毫无羞耻的偷窥狂，接收愈来愈多残酷和污秽的画面……

揉塑幸福时光/93

停留在幸福时光的怀抱中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啊！追寻幸福时光的过程，其实非常艰辛。我问这么努力存取和记录它，是否真有意义？……

幸福存折

Consigne
Des
Minutes
Heureuses



CONTENTS // 水

照顾轻微发烧的孩子 / 103



他只有四岁。亲吻他时发现他发烧了，眼睛比平时明亮，小嘴微张，嘴唇干燥，潮湿的鬓角卷曲了发梢。通红的脸颊宛如熟透的红苹果，样子像极了小雷诺瓦。他十分安静，不吵也不闹。没想到轻微发烧的孩子居然这么漂亮……

冬日里的风信子花开了 / 111

他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已来日无多。期盼借由思绪传送给他人一些生命力，以及冬日里毅然绽放的风信子花香……



到野外晾衣服 / 117



你知道，爬上山巅的草原上晒衣服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比你在电视上看到，弄得人仰马翻而且破坏自然景观的竞赛要刺激太多了！爬上山头去晾衣服也是一种运动，不仅脚力和臂力要强劲，背部状况也要良好才行……

阿尔泰伊的开心手术 / 129

需要有十多位医护人员参与你的手术以确保手术的成功，却只需一位全副武装的男子，即可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杀害十多位正在熟睡的无辜的人们……



幸福咒语的魔法师 / 137

献给尚杰克·波维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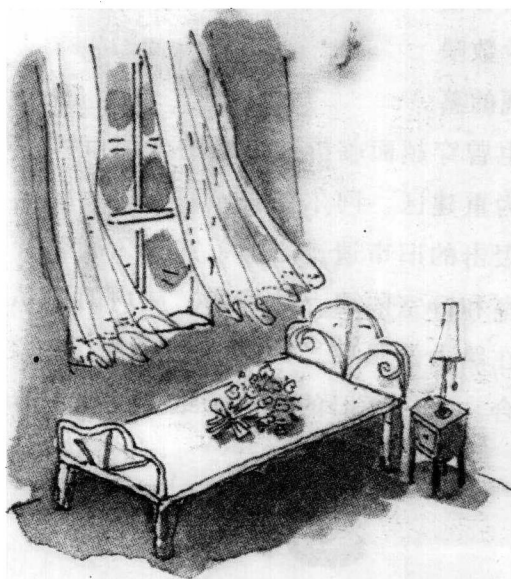
阿尔德雷的临终漫步

*La
dernière
promenade
andre
hardellet*

“你是幸福时光的贩卖者！”

一切皆由这句话而起。说来
已是二十五年前的陈年往事了，
那时我刚结识诗人作家安德烈·
阿尔德雷(Andre Hardellet)……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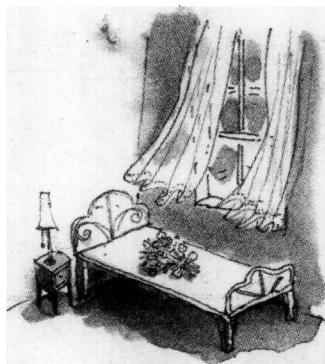




“你是幸福时光的贩卖者!”

一切皆由这句话而起。说来已是二十五年前的陈年往事了，那时我刚结识诗人作家安德烈·阿尔德雷(Andre Hardellet)，他是《时光舞会》(Le Bal chez Temporel)这首歌的作词者，遗憾的是我和他相见恨晚。

是他带领我
在巴黎四处无止
境地漫步闲
逛，带我参观门
庭院落里的秘密
花园，或只有猫
咪徘徊和少数喂
猫人影出现的墓



园。我们也曾穿越面临拆除命运的老旧市区，有人称之为重建区。阿尔德雷停驻在这些状似饱受炮火轰击的旧市遗迹之前，并久久凝望着饭厅、浴室和卧室隔墙上的残余。屋内的隐私骤然暴露在路人的眼底。六层的建筑成了奇形怪状的组合。式样老旧的拼花壁纸上，交织着



豌豆或是玫瑰藤的图案。房子里某些角落仍留有曾经摆设床铺、壁橱、时钟、浴缸、镜子和壁炉的痕迹。

如今，这一切已倾塌为废墟。吊着重锤的怪手正以规律的节拍击碎仅存的断垣残壁。大楼因不堪重击，应声而倒。而我们就在轰隆声和瓦砾灰尘之中，亲眼目睹旧世界的消逝。阿尔德雷手扶着工地外围的安全护栏，一语不发，只是耸耸肩表示无奈。随后便拉着我到附近一家小酒馆喝酒去。这些酒馆二楼的护窗板总是紧闭着，想必是为了不让噪音和灰尘进入屋内，也可能是因为某些秘密情侣正在幽暗的旅馆房里追寻火热的夜，想借由工地钻土机的巨响来掩盖寻欢作乐时所发出的呻吟声和细语呢喃。

酒馆的门面上，通常用油漆写着“酒馆——旅馆——餐馆”的字样，下面用一小行字写着“电话——快餐随时供应”。也可以看到店名像是“苏家酒馆”、“费曼酒馆”，或是画有公鸡标志的“雄鸡小酌”。摄影家杜诺先





生(Robert Doisneau)曾为阿尔德雷在“雄鸡小酌”酒馆门前拍照留念。这些小酒馆可说是旧市区内抵御怪手摧残的最后堡垒。

进入酒馆里经常会发现桌面有点儿黏黏的。即使店里一个客人也没有，酒店老板仍不停地擦拭吧台。手风琴师在一旁玩骰子，等客人点歌、打赏。如果点的是爪哇舞曲，你会听到缺牙女人们的笑声，尤其当她们在几杯白酒下肚后，便开始挑逗起头戴鸭舌帽的蓝领工人。就是在这样的小酒馆里，我第一次尝到苏泽酒(Suze)和樱桃酒，老板在为我倒酒时说，这樱桃酒是“适合女士喝的开胃酒，酒性非常温和。”

然而，阿尔德雷最爱出游的地方仍属樊尚(Vincennes)一带，因为他童年住过的祖母家就位于当地的丰特纳街。童年的美好回忆，如：旋转木马、长春藤树丛里的亭子，以及乏人问津的手琴舞会，皆已随风而逝。当初的小酒馆已被现代化的咖啡馆所取代，甚至盖起大楼来了。阿尔德雷由于不能再喝白酒，所以点了啤



酒。他老是点同样的啤酒，始终不变。

“先生，来一杯史黛拉(Stella)!”

“为什么你老是点史黛拉呢，安德烈?”

“因为这个名字来自天上的星星，而且史黛拉如梦似幻……会让人想到一名女子，一名永远也遇不到的女子。”

他时常打电话来请我一起去散步，记得一九七四年的一个初夏午后，他提议带我同游植物园，并且形容这是巴黎几个最“神秘”的地点之一。那时，他刚出版《还我青春》(*Donnez-moi le temps*)这本书，书中追忆了他的童年时光和青春恋情。当时他并不知道这将是 he 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

在漫步途中，只要看到路旁的绿地，或是长满青苔，混浊、不起眼的小池，都足以令他陷入沉思，想起久违的鲮鱼气味，那是他青少年时期于荣耀溪畔捉到的鲮鱼。漫步时，他跟我聊起童年的欢乐时光、矮丛林里的蜻蜓、十四岁时的恋人婕曼的美腿，以及经溪水浸凉过的苹果酒。



谈到此，他突然停了下来，紧抓着我的手臂，看起来显得疲惫不堪。他的新书《还我青春》当时销路并不好，更糟的是，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本书。我恰好随身携带他送的一本，于是便翻到书上提到植物园的部分，同时挽起他的手，信步往树下走去。为了抚慰他的心灵，我高声朗诵起他为了身为读者的我们所写的这段文字：

“最令我流连忘返的角落就是人迹罕至，围着铁栅栏的植物园。若你在几条砂石小径之中绕绕看，会找到一个池塘。虽是水泥建的人工池塘，但由于池里的灯芯草和水草栽植得十分妥当，让人误以为是天然池塘。自草丛里蹦出来的青蛙跳入池里，弄破了水面上的一滩浮萍。停驻吧，旅人！我的兄弟！请闭起眼睛，倾听水滴由旋转喷水口洒在叶片上滴滴答答的声音。在记忆的阁楼里，你我拥有同样珍贵的宝藏。是否有这样的时刻：当一支绿色的浇花桶，一辆被遗弃的独轮车，甚至一支闲置在树旁的耙子，皆能让你想起最美丽的夏日……”



读到这里，我停了下来。树上的叶片似乎更加青翠、更加亮丽了。空气中弥漫着椴花香和柠檬树的味道。几个小女孩正忙着以一根折断的树枝在干燥的地面上，画着跳房子游戏的格子。阿尔德雷停下来望着她们，自他苍老疲惫的面容，我读到深刻的怀旧之情。美好的时光一去不返。他伸出一只手放在心口上，背靠着树，低声地说：

“冯丝瓦兹，我真的累了……多希望我还有时间……还有一点点时间……”说完，他垂下泪来，我为他拭去颊上的泪，那时我年仅三十，而他已有六十岁了。

我的第一本书于当时刚刚问世，书名是《初识幸福滋味》，由我俩共同的出版商尚杰克·波维先生出版。此书的问世令阿尔德雷备感兴奋。擅于走路的他穿梭于巴黎的大街小巷，以爱书者的身份向他认识的书商推荐我的书。

他跟我指出书中两段令他特别感动的片段。其中之一是叙述我在怀第一胎时，由于经



济拮据，只好自己亲手用羊毛替宝宝织了一条手饰，好让他出生时能立即为他戴上，利于辨认。

另一个章节则是描述发生在某个异常冷峻的冬天，我正走在冰冻如石的田里，突然间感觉鞋底踩到东西，只闻劈啪一声，低头一看，才发现犁沟里躺着许多被冻死的小鸟，自己方才正踩碎了一只呢！而这踩碎鸟骨的劈啪声竟纠缠了我好长一段时间。它不时提醒着我：事物可以在顷刻间分崩离析，而生命是如此脆弱。

“田里就这样充斥着即将化为尘土的云雀，它们再也无法迎着晨光高声欢唱了！”没想到我自然而然写下来的生活片段，竟让阿尔弗雷德这样的作家感动而停驻。他把自己喜欢的章节念给我听，好让我明白他欣赏和感动之处。念完之后，他低下头来静默良久。

若逢心情愉悦的早晨，他会挥舞着我的书，跨进书商朋友的书店里，不论是站在柜台前或是走到哪个角落，口里皆读着书中的片段。这些事情是他在电话中或当面告诉我的，



有些甚至在事隔许久之后，才从书店老板口中得知的；尤其当我知晓阿尔德雷在为自己虽拥有忠实但为数不多的读者群而苦恼时，我更为此深受感动。

他在生前并未获得预期的好评，我想，这也是令他心力交瘁的原因。有时候，他会以耸耸肩来表示认命，同时又像在为自己作品的销售不佳而感到抱歉，似乎在说：生命就是如此，谁也无可奈何。

他曾经向我吐露如今写作对他而言已成了苦差事，甚至变成一种煎熬，必须花很长的时间来完成一篇文稿。他已经感觉到从此以后自己最欠缺的就是时间，或许就是时间不够吧，说着便点头默认。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走路时经常需要停下来喘口气。他的一生喝了太多的酒，抽了太多的烟，爱得太多，匮乏亦太多，期盼太多，甚至也吃了太多的苦。

“幸好，冯丝瓦兹，时间对你而言还不成问题，不足以忧心。我现在看着你，知道你是